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
10



文庫11
D 8
10

番号 第197号
購入日 18年12月25日
M 3 (十)
備考

上鄉藏書

輟耕錄卷第二十八

非程文

各行省鄉試則有人取發解進士姓名一如登科記錄
種印行以圖少利至正四年甲申江浙揭曉後乃有
四六長篇題曰非程文語與抄白省榜同時版行不
知何人所造而路府州縣盛傳之語曰設科取士深
感聖世之恩荷公挾私無紊吏胥之弊豈期江浙之
本省壞於禹疇之小劉各錫眉山人斯文孔艱衷情
痛憤待士無禮呼名散餅於路傍懷壁有謀打號貼
圖於牆上厨傳用猾吏內外之消息可通試官取貪

發井錄

第二十八卷

010190548223

夫上下之機關不泄，陽揭題，駕言無弊，實自生，發究之心，覓厚賂，力舉還魂，特欲辨是非之口，五服之親，不避故違，國朝之典章，雜犯之卷，俱抄恐失，手本之名字，應才。杭州鼓勇於終場之日，局長之信已通，劉環。即環翁知名於未榜之前，代筆之錢盡，去萬戶侯之關節，可驗丈人峯之氣力，何勤，呂將。鉛山萬戶監門進樂平之八子。許援董彞徐復鄒成操。海郎。吳縣丁海魯受卷，通括蒼之二林。松慶本生之地，增輝同列，之情不薄，黃璋。江稱幹首，二三月已買試官，鮑恂。嘉在榜中十四名全賴，妻父。建德知事俞鎮藉開元真人之方

葉氏。葉璜禮經依永嘉縣尹。林泉之門江郎兄弟。輝建寧劉大慶。元在列，賴為省郎之師，沈小。惟特登科誰知運吏之壻，黃岩趙蘭。友得家兒。寧海丞為簾外之官，瑞安高明託館主，有堂上之友，紛紛在眼，歷歷難言，許瑗。饒作魁，三百定賣幾千株之木，鄒成。饒州，十八日納七萬戶。呂天之錢左者如斯，右其可見，尺牘先來於柏府，仕宦勢高，豪文潛出，於棘闈，師生情密，遞手帖全，憑巡緝寫懷挾，不避軍人，四子入場，代筆，有此劉之手，一家在榜，瞞人起各路之文，所謀不臧，其忠何在，王賀。紹興省中典吏不讀書，亦解成名。

李思齊葵山村童未知禮焉，宜中選錯春秋之年分，
 臨海夢龍姓趙周易之陰陽，平江俞鼎耳自之所
 及者如此，心術之潛運者難知，姑舍舉人更陳坐主
 俞鎮建德貢緣考試，這番豐卒歲之貨，吳墩峽州知事買
 題登科方得證，舊時之本，麟經錯亂，因賂取林泉之
 生生何如永嘉易義駁雜，以名尋夏白之孜孜安
 用會稽其餘沈沈，不必叨叨分經者，卷得便私情
 自開科曾無此例，出院改文以欺，公論雖刊板，乃是
 訛傳歷觀，解據之非，益見文衡之繆，指實考官者反
 罹其罪，懷才抱藝者虛費其勞，趙倣蔣堂空仰天而

歎息，江平沈幹徒踏地，以咨嗟，潘伯修蔡餘慶兩舉
 奚為，聞夢吉陸居仁再來告免，嗚呼文運已矣，吾道
 安之何等，主司汗濫壞今年之選舉，既生聖世，進修
 冀異日之公明，此非一口之經陳實，乃眾賢之願告
 有人心者，念天理焉，至二十二年壬寅，復有作彈文
 云文運重開，多士歡騰，於此日科場作弊，醜聲莫甚
 於今年，啓姦人僥倖之門，負賢相賓興之意，事既如
 此，人其奈何，切惟考試官實文章之司命，詎宜徇定
 於臨期，員外郎執科舉之權衡，安可公然受賂，儉
 謀既遂，清議難容，聞人樞膚淺之學，翰林懷賓主之

舊情，毀鬻山游狹之徒，坐王念梓桑之宿好，只因厚契便擢科名，尸位憲賞，進鄉閭之十子，居喪臺榭，升里閭之三王，沈庭珪錯破書經，混死生於同列，戰惟肅不朗詩意，強今古於已然，朱舜民乃瀕海之強梁，喻宜之實許門之章子，新昌庭瑞輸彩段之幾，謙書水莫孜奉白金之一錠，張誼罔知象象，皆徐中造就之私，楊明不辨春秋，拜周溥作成之賜，施省憲貼書之手段，壞鄉閭整肅之綱常，唐肅以詞賦而見收，明經安在柯理以梯媒而得中，對策何長，舍第致謀，甚矣有心之唐溥家，克代筆嗟哉，無學之鄭沂靖而思

之良可醜也，白頭錢宰感締袍戀戀之情，碧眼倪中發倉廩陳陳之粟，俞潛徐鼎三月初早買試官，丘民韓明五日前預知題目，元孚乃泉商之大賈，揮金不啻於泥沙，許徵實雲間之富家，納粟猶同於瓦礫，拔穎之於陋巷，餘波有自，於楊明超宋祀於窮途，主意必資於張誼，既正榜之若此，則備選之可知，姑舍前言更陳餘意，屈伸乎於受卷，易經可謂失入，進公甫於考文，麟史大孤，衆望不分，報賽叔通，豈可與言詩繆，講進修孺子烏，足以論易重載，連檣之白，蔡始諧校藝於青藜，選信止素乏文才，嗟老夫之已耄，孟夫

嗚呼每稱好甫奈舉業之久疏大壞中風難逃輿論嗚呼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欲致用於國豈期貢舉之私此非一口之誣謀實乃衆情之公論用書既往以警將來

于闐玉佛

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於其國中鑿得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脉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處士門前怯薛

杜清碧先生本應召次錢唐諸儒者爭趨其門燕孟初

作詩嘲之有紫藤帽子高麗靴處士門前當怯薛之句聞者傳以為笑用紫色櫻藤縛帽而製靴作高麗國樣皆一時所尚怯薛則內府執役者之譯語也

憲僉案判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者老吏也一日率婢妾置箒仲微于途適憲僉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詭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服辜君實年逾七十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之

詩識

張起字起之四明人有詩名嘗作一聯云別來越樹長
為客看盡吳山不是家未幾卒詩亦有識歟

丘機山

丘機山松江人宋季元初以滑稽聞于時商謎無出其
右遨遊湖海間嘗至福州譏其秀才不識字眾怒無
以難之一日構思一對欲令其辭屈心服對云五行
金木水火土丘隨口荅曰四位公侯伯子男其博學
敏捷類如此

不孝陷地死

杭州楊鎮一兇徒素不孝於母尤凌虐其妻有子三歲
愛惜甚至妻常抱負偶失手擲損其頭泣而謂姑曰
夫歸婦必被毆死不若先溺水之為幸姑曰汝第無
憂但云是我之誤我却去避汝小姑處俟其怒息而
還至晚夫歸見兒頭破徑控妻欲殺之妻告曰非我
過也婆擲之耳懼汝怒已往小姑家去遂釋之次日
持刀尋母中途藏諸石下却到妹家好言誘母還至
石邊忿躁詈罵取刀殺母竟失藏刀所在惟見巨蛇
介道畏怯退縮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即沒至膝
七竅流血聲罪自咎母急扶抱無計可施走報於婦

婦掘地隨掘隨啗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數千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嘲回回

杭州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俗謂八間樓皆富實回回所居一日娶婦其昏禮絕與中國殊雖伯叔姊妹有所不顧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至有攀綠簷闌窺牖者踏翻樓屋賓主皆婦咸死此亦一大怪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云賓主滿堂歡間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警都釘折兮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

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筋斷骨折瓊絲脫兮塵土昏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割象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花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刺郎葛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契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瓊上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叢冢在焉飛來峯猿猴來往之處

白縣尹詩

嘉興白縣尹得代過姚莊訪僧勝福州閒遊市井間見

婦人女子皆濃粧艷飾因問從行者或答云風俗使然少艾者僧之寵下此則皆道人所有白遂戲題一絕于壁云紅紅白白好花枝盡被山僧折取歸祇有野薇顏色淺也來鈎惹道人衣勝見亟命去之然已盛傳矣

廢家子孫詩

秀之斜塘有故宋太姓居焉家富饒田連阡陌宗族雖盛衍而子孫多不肖祖父財產廢敗罄盡郡人金方所談辭滑稽為賦誦好嫚戲因據其事成近體一律云興廢從來固有之爾家成歎久扶持諸墳掘見菓

泉骨兩觀番成白地皮宅眷皆為撐白兔舍人總作縮頭龜強奴猾幹欺凌王說與人家子弟知夫兔撐自望月而孕則婦女之不夫而妊也其家有道觀二所語雖鄙俚然為人後者見此寧不知懼也哉

樂曲

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胡琴漁不似乏類所彈之曲與漢人曲調不同

大曲

哈八兒圖

口温

也葛儻兀

畏兀兒

閔古里

起土苦里

跋四土魯海

舍舍弼

搖落四

蒙古搖落四

閃彈搖落四

阿耶兒虎

桑哥兒苦不丁

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

答罕

謂之白翎雀雙手彈

苦只把失

品弦

小曲

阿斲闌扯弼

回盞曲雙手彈

阿林捺

花紅

哈兒火失哈赤

黑雀兒叫

洞洞伯

曲律買

者歸

牝疇兒

把擔葛失

削浪沙

馬哈

相公

仙鶴

阿下水花

回回曲 附

仇里

馬黑某當當

清泉當當

蕪梅花文

周申文之翰寒夜擁鑪蕪火見餅內所插折枝梅花米凍而枯因取投火中戲作下火文云寒勒銅瓶凍未開南枝春斷不歸來這回勿入梨雲夢却把芳心作死灰共惟地鑪中處士梅公之靈生自羅浮派分更嶺形若稿木稜稜山澤之臙膚如凝脂凜凜雪霜之操春魁占百花頭上歲寒居三友圖中玉堂草舍總無心金鼎商羹期結束不辨道人見晚便離有色之

根夫何冰氏相凌遠逐華胥之國王骨擁爐烘不醒
 冰魂剪紙竟難招紙帳夜長猶作尋香之夢筠窓月
 淡尚疑弄影之時雖宋廣平鐵石心腸忘情未得使
 華光老丹青手段摸索難真却愁零落一枝春好與
 茶毗三昧火惜花君子還道這一點香魂今在何處
 啜炯然不逐東風散只在孤山水月中

如夢令

丁人娶妻無元表可潛贈之如夢令云今夜盛排筵宴
 准擬尋芳二遍春去已多時問甚紅深紅淺不見不
 見還你一方白絹

黃門

世有男子雖娶婦而終身無嗣育者謂之天闕世俗則
 命之曰黃門晉海西公嘗有此疾北齊李庶生而天
 闕按黃帝鍼經曰人有具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
 不能用然其鬚不去宦者之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
 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
 唇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
 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其任
 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唇口不榮故鬚不生又
 大般君經載五種黃門云梵言扇撓五皆切半擇迦唐

言黃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也。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撓，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言博，又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能女。五曰留擊，半擇迦也。云割謂被割形者，此五種黃門名爲入中惡趣受身處。然周禮闡人鄭氏註云：闡，真氣藏者。宋趙忠惠帥維揚，日曠僚趙參議有婢慧黠，盡得齊董之歡。趙昵之，堅拒不從。疑有異，強服之，則男子也。聞于有司，蓋身二形前後，茲狀不一，遂寘之極刑。近李安民嘗於福州得徐氏

處辛年十五六交際一再，漸且男形。蓋天真未破，則彼亦不自知。然小說中有池州李氏女及婢，添喜事正相類。而此外絕未見於古今傳記等書。豈以爲人之妖而汗筆墨不復載乎？晉五行志謂之人病，惠帝時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亂。此亂氣所生也。玉曆通政經男女兩體，玉國淫亂而二十八宿真形圖所載心房，二皇皆兩形，與丈夫婦女更爲雌雄。此又何耶？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變人。褚氏遺書曰：非男非女之身，精血散分。又曰：感以婦人，則男脉應，診動以男子，則女脉順。指

皆天地不正之氣也事載周密癸辛雜識

花山賊

中原紅寇未起時花山賊畢四等僅三十六人內一婦
女尤勇捷聚集茅山一道官縱橫出沒累無忌憚始
終三月餘三省撥兵不能收捕殺傷官軍無數朝廷
召募離徒朱陳率其黨與一鼓而擒之從此天下之
人視官軍為無用不三五年自河以南盜賊充斥其
數也夫

爵祿前定

宇文公諒字子貞湖州人初領鄉貢入浙省試院頭場

占一席舍其案上有宇文同知四字不知何人書試
官考卷以文不中中式將黜之時坐主龍麟洲先生江
西老儒也年八十餘始過江浙方主此卷卒置榜中
及會試果登高第授同知婺源州事雖曰爵祿前定
蓋亦陰德所致人鮮有知者公年少時嘗館授巨室
其闈愛中夜來奔堅拒不納明且託以他故歛書告
別此非陰德也與

醋鉢兒

俞俊其先嘉興人今占籍松江上海縣娶也先普化次
兄丑驢女也先普化長兄觀觀死蒸長嫂而妻之次

兄丑驢死又蒸矣嫂而妻之俊妻母也既而亦死俊
 縛綵繒爲祭亭綴銀盤十有四于亭兩柱書詩聯盤
 中云清夢斷柳營風月菲儀表梓里葭莘蓋柳營暗
 藏亞夫二字菲儀謂菲人表梓謂滕子總賤娼濫婦
 之稱葭莘皆是夫也郡人莫不多其才而譏其輕薄
 如此又嘗詣妻父墓所題於廬壁曰柏舟在河可謂
 節乎二嫂治樓可謂義乎覆宗絕祀可謂孝乎先刺
 妻母中刺也先普化末刺妻之弟博顏帖木兒也博
 顏帖木兒無他兄弟因利也先之財願繼其後竟不
 恤親父小宗之祀爲重故云博顏帖木兒將赴鄉試

謂人曰若忝薦有司以禮敦遣先就北宅上馬赴
 府公宴畢却歸新宅下馬北宅丑驢所居新宅也先
 普化所居人戲之曰昔人有二夫今子有二父何其
 幸歟博顏帖木兒報甚俊弱冠時從顧琛淵白游負
 氣敖物當伯顏太師柄國日嘗賦清平樂長短句云
 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落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
 盡了放開湖海襟懷休教鷗鷺驚猜我是江南倦客
 等閒容易安排手豪留葉起之處後與葉交惡竟訴
 于官必欲構成其罪寅緣賄賂浙省移准中書省各
 劄付儒學提舉司議得古人寄情遣興作爲閨怨詩

詞多有指夫為君者然此亦當禁止以故獲免罪戾而所費已幾萬定矣至正丙申春張士誠僭號誠主據有平江日又以賄通松江偽尹鄭煥署宰華亭用酷刑殘剝邑民恨入骨髓郡士袁海叟有詩曰四海清寧未有期諸公衮衮正當時忽然一日天兵至打破王婆醋鉢兒或者不知醋鉢之義以問叟叟曰昔有不軌伏誅暴屍于竿王婆買醋經過其下適索朽屍墜醋鉢為其所壓着地而碎王婆年老無知將謂死者所致顧謂之曰汝只是未曾與惡官司來聞者皆絕倒

棋譜

通玄集

通遠集

清遠集

清樂集

幽玄集

機深集

增廣通遠集

玄玄集

忘憂集

軍前請法師

謝景陽居松江北郭結壇於家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兵下海勦捕方國珍傳云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乃可擒討千戶也先等遂以謝薦總兵官給傳致請省劄有云參裁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時其為世用時知府王克敏廉介端嚴有聲于時

不得已親造其廬起赴軍前其術一無所驗自後全軍敗衄呼宰臣統大兵數十萬勦除草竊如拉朽耳而乃延一方士則其機略安在哉

凌總管出對

嘉興總管凌師德以文章政事自居同僚莫敢與抗然其行實貪汙頗聞人有譏議因出對云竹本無心外面自生枝節貢推官對云藕因有竅中間抽出絲毫蓋諷之也

承天寺

江承天寺遭回祿殿宇一空僧悅楚南來住持施財

者雲集遂大興土木之工金碧殊勝有加於昔或勸題梁悅不從曰當有俗人來暫居悅陞領徑山卒高郵兵攻破城張士誠據以為官佛像悉毀壞銅觀音鑄為錢既投降作太尉別造府越四五年復為寺

義丈夫

吳興錢泰窩云至正初二賈自嘉興來平江買舟至海口收市舶貨行二十餘里兩道人詣舟求度一負磬一持鬼神像既上舟去巾服乃兩甲者從像中出二長刀叱曰吾逐盜至此汝真盜也舟人陽應曰我固知為盜顧無以發今壯士誠與吾意合此未可前途

乃可耳故紆行且曰二盜已落公手願治酒助公勇
遂命妻取酒勸甲者遲暮醉抽其刀斫賊其一躍起
復斫之二盜盡死舟還一賈泣且拜曰非公吾幾不
免虎口遂以白金二餅為舟人壽呼決死生於帖危
之際不負賈之託不謂之義丈夫可乎

解語盃

至正庚子秋七月九日飲松江泗濱夏氏清樾堂上酒
半折正開荷花置小金卮於其中命歌姬捧以行酒
客就姬取花左手執枝右手分開花瓣以口就飲其
風致又過碧筒遠甚余因名為解語盃坐客咸曰然

戲題小像

張句曲戲題黃大癡小像云全真家數禪和口鼓貧子
骨頭東員臙腑唐伯剛題郝仲誼小像云七尺軀威
儀濟濟三寸舌是非風起一雙眼看久做官兩隻脚
沿門報喜仲誼云是誰是誰伯剛云是你是你

水仙子

張明善作北樂府水仙子譏時云鋪眉苦眼早三公裸
袖揎拳享萬鍾胡言亂語成時用太綱來都是烘聲
說英雄誰是英雄五眼雞岐山鳴鳳兩頭蛇南陽臥
龍三脚猫渭水非熊

銅錢代著

今人上卦以銅錢代著便於用也又有以錢八文周圍鋪轉而取六爻名曰金井闌但乾卦初爻及復之泰不可變蓋止有六十二卦耳此法不可用

刑賞失宜

至正十二年歲壬辰秋斬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州城僞帥項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二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眾浙省參政樊執敬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溺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姓名于簿籍

府庫金帛悉輦以去至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鹽場竈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携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平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蕩殆盡附賊充僞職者范縣尹等明正典刑里豪施遵禮顧八為迎敵官軍尚于市家產悉沒縣官明慶妙行亦然省都事以下坐矣守城池罷黜不叙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隳刑賞失宜欲天下宴安不可復得矣
畫家十三科

佛菩薩相 玉帝君王道相

金剛鬼神羅漢聖僧 風雲龍虎

宿世人物 全境山林 花竹翎毛

野驃走獸 人間動用 界畫樓臺

一切傍生 耕種機織 雕青嵌綠

輟耕錄卷第二十八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紀隆平

張士誠弟兄四淮南泰州白駒場人泰州地濱海海上
 鹽場三十有六隸兩淮運鹽使司士誠與弟士義士
 德士信並駕運鹽網船兼業私販初無異於人先是
 中書省右丞相脫脫在任災異疊見黃河變遷至正
 十一年遣工部尚書賈魯役民夫一十五萬軍二萬
 決河故道民不聊生河南韓山童首事作亂以彌勒
 佛出世為名誘集無賴惡少燒香結會漸致滋蔓陷
 淮西諸郡繼而湖廣江西荆襄等處皆淪賊境山東

杜遵道以李氏子為王起汝寧蕭縣李一老彭張君
用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鄒普勝徐壽輝即真一
據斬黃鎮南班據江東又有毛貴陳友諒輩不可枚
數分據各處方國珍弟兄嘯聚台州海上朱定一陳
賢五江宗三作亂江陰初王克柔者亦泰州人家富
好施多結游俠將為不軌高郵知府季齊收捕于獄
李華甫與麪張四素感克柔恩謀聚眾劫獄齊以克
柔解發揚州後招安華甫為泰州判四為千夫長十
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黨與
十有八人共殺華甫遂併其眾焚掠村落驅民為盜

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把截要
衝南北梗塞立淮南行中書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
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狙詐百出
卒不就降殺知府季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路殺
淮南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既而退還高郵
至九月二十五日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
魯恢引苗軍來十月初一日復退丞相脫脫親總大
軍以擒之眾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為高郵
刻日可平然脫脫與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專權
日久及出師遂有議其後者詔脫脫安置淮安路也

先帖木兒安置寧夏路別選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搏霄每對脫脫言天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其言分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墮其外城城中震恐目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抱不平者盡皆散去或相聚山林為盜高郵不可得而復矣江陰群寇互相吞啖江宗三朱英分黨戕殺宗三將入城殺英時英就招安為判官州之僚佐無如之何遂申白江浙行省云朱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壓境觀孫

利其貨賂逗遛不進英因乘間挈家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仍質妻子借兵復讐士誠初亦疑惑弗聽英盛陳江南土地之廣錢糧之多子女玉帛之富以動其中於是先遣士德率高郵賊衆擊橫圻渡鏞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常熟州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荐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棄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羣解卒無成功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有旨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為參政統領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亡陞松江府達魯花赤哈散沙

為平江達魯花赤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為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境上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千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劍不接刃明且綠城而上遂據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劫掠姦殺慘不忍言脫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哈散沙在境外聞城破自溺死既而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揚蘇昌齡比先避亂居吳門士德用為參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為王宮易平江路為

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有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爭奪分占而居了無虛者幾月進攻嘉興全師覆沒與敬據松江叛以城降常州豪俠黃貴甫間道歸款許為內應不戰而城破易為毘陵郡分兵入湖州下鼓而得易為吳興郡隆平太守周仁家本鍛土稍習吏事性資深刻與士德同心僂力躬親細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服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為天佑三年國號天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一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行素為丞相弟士德為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為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

明為左丞鎮吳興史文炳為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
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稱
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益而已南向欲取嘉興嘉
興則有參政楊完者統領苗獠徃名曰荅刺等守
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其東門悉
為所殲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敬提兵入杭州
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敵丞相退避蕭山士德
軍檢刮虜掠羅木營萬戶普賢奴乃慶元路萬戶全
駒兒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完者都領
苗軍繼進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收拾殘兵十喪

不九及攻海鹽又為乍浦鍾氏所撓後得馬道驍勇
禽獲苗軍無算西南接境賴此無虞不然松江非士
誠有矣崑山數為方國珍海軍攻擊託丁氏往來說
合結為婚媼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長興武康與
廣德相界花鎗軍出沒之地雖互為勝負然亦不勝
其苦所跨三州皆鄰勍敵可畏者特集慶一軍最盛
陸路則無錫宜興長興水路則太湖士馬震耀舳艫
相銜自後長興陷常州又陷士德戰敗被擒俘致集
慶俾其作書勸士誠歸附士德以身徇之終無降意
士誠勢窮力迫願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訖莫成就

仁親詣江浙省堂具陳自願休兵息民之意議始定時十八年秋八月也朝廷詔赦其罪後授士誠太尉開封平江士誠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設其官屬

降真香

道家者流為入典行醮事曰高功其有行業精白者則必移檄南岳魏夫人請借仙鶴或二隻或四隻青鸞導衛翔鶯澄空昭揚道妙往往親見之偶讀本草有云降真香出黔南伴和諸雜香燒煙直上天召鶴得盤旋於上注按仙傳云燒之或引鶴降醮星辰燒之

甚為第一度錄燒之功力極驗若然則鶴之來香所致也非歟

宋二十二帝

長編所載宋二十一帝蓋自順宣僖三祖及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徽欽高孝光寧理度少帝并端宗帝是也

字音

吾衍子行間居錄云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音皮冰切古不音符容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三國時有暨艷乃吳人附陸抗傳當音結不音暨也

許負

絳侯周亞夫自未侯為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侯見史記絳侯傳註謂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老嫗也按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為鳴雌侯是知婦人亦有封邑

李玉溪先生

趙公琪字元德官至贈湖廣行省參政謚文惠臨淄人飄然有神仙思常使方士燒水銀硫黃朱砂黃金等物為神丹以資服食有玉溪李簡易先生者得道為神仙數訪公授以其術久久隱去人或以為不死公

思之一日見其至喜而固留之先生曰吾遠來甚熱請具浴公即具浴先生就浴室久之不聞聲日且暮公親候之見有光昱然在承上圓如初日出不復見先生所在先生書藏公家今稍稍傳人間虞文靖序其事如此云

稱地為雙

嘗讀金黃華老人詩有招客先開四十雙之句殊不可曉近讀雲南雜誌曰夷有田皆種稻其佃作三人使二牛前牽中壓而後驅之犁一日為一雙以二牛為一已二已為角四角為雙約有中原四畝地則老人之

詩意見矣

骨咄犀

骨咄犀，蛇角也。其性至毒，而能解毒。蓋以毒攻毒也。故曰：蠱毒犀。唐書有古都國，必其地所產。今人訛為骨咄耳。

一門五節

奉化陳氏婦，以貞節稱者五人。初，陳元娶登氏，生子侗。而元卒，登氏年纔二十二，義不再適。後三十三年卒。侗娶璩氏，生子瑞、泰二人。侗亦以疾夭。璩氏年二十六，後五十八年卒。瑞娶王氏，生子通甫。而瑞復夭。王

氏年三十後五十五年卒。通甫娶樓氏，樓氏甫笄歸于陳。至二十六而寡。父母欲奪其志，泣不從。其姑王氏年老，樓氏事之尤謹。姑卒，歛葬悉如禮。子四人，長養才娶樓氏，生子孟雍、孟熙。而養才遇疾不愈，方卒時，樓氏年二十六，所守如其姑云。

一門三節

隴西李子平氏，子茂德，聘同郡張氏。女年十七歸李氏。生子庸甫，六歲而寡。舅姑憐其少也，欲嫁之。使左右風之，即引刀截髮以見志。乃止。茂德之弟仲德亦早卒。其妻張氏年二十有八，生子慶方。齒亦誓不再適。

從弟希賢妻陳氏二十有四希賢卒時其子度左孕
四月守志益堅一門三婦以貞白聞庸至正間仕至
同知濟南路總管府事推恩贈父同知益州路總管
府事隴西郡伯母封隴西郡夫人再調關襄宣慰階
中奉大夫而夫人始卒

黃龍洞

黃龍洞在吳興郡北去城闔廿里枕太湖其山皆怪石
林立中有石最尊上大其本小危立如種自石上
湧起輕撼則搖動稍加力排輒不動人甚異之洞旁
壁立千仞頰瞰不能見底投以石不應以擊呼則相

荅深宵不測每歲旱郡民禱之東坡先生曾遊題詩
述龍之跡山谷先生書黃龍洞三字刻猶存

黏接紙縫法

王古心先生筆錄內一則云方外交青龍鎮隆平寺主
藏僧永光字絕照訪予觀物齋時年已八十有四話
次因問光前代藏經接縫如一線日久不脫何也光
云古法用楮樹汁飛麩白芨末二物調和如糊以之
黏接紙縫永不脫解過如膠漆之堅先生上海人

井珠

人欲娶妻而未得謂之尋河覓井已娶而料理家事謂

之擔重填井男婦女嫁財禮奩具種種不可闕謂之
投河奔井凡納婢僕初來時曰播盤珠言不撥自動
稍久曰算盤珠言撥之則動既久曰佛頂珠言終日
凝然雖撥亦不動此雖俗諺實切事情

一錢太守廟

一錢太守劉龍廟在紹興錢清鎮王叔能參政過廟下
賦詩曰劉龍清名舉世傳至今遺廟在江邊近來仕
路多能者也學先生揀太錢

全真教

全真紀實云金主亮貞元元年有吏員咸陽人王冲孚

者倡全真教談馬丘劉和之其教盛焉章宗泰和四
年元學士作紫微觀記所載詳悉

馬孝子

馬伯傑山東鄒縣人父某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不以
家行傑獨與母居盜起汝穎轉畧齊魯境傑負母匿
草間母死倉卒不能具棺斂聚石葬鄆地西盜入鄆
城傑伏于墓上衆欲驅而前魯以白刃傑大慟曰母
在此母在此盜曰此孝子也乃舍之復遺以衣糧既
而邑剽于兵失墓所在求之三年得於榛莽中故衣
尚存始克遷柩祖塋御史轉浙西憲僉留江南者八

年遂冒鋒鏑間走數千里省之錢唐人咸稱為馬孝子云

楊貞婦

天台金沙里女王靜安年十七歸同邑楊伯瑞瑞為樞密院斷事官未幾死於兵靜安守節不嫁權貴爭求之至截髮自剄不殊

窑器

宋葉真坦齋筆衡云陶器自舜時便有三代迄于秦漢所謂甝器之也今土中得者其質渾厚不務色澤未俗尚靡不貴金玉而貴銅磁遂有祕色窑器世言錢

氏有國曰越州燒進不得臣庶用故云祕色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霄盛沉瀝共稽中散鬪遺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於錢氏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等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鄧耀州悉有之汝窑為魁江南則處州龍泉縣窑質頗麤厚政和間京師目置窑燒造名曰官窑中興渡江有邵成章提舉後苑號邵局襲故京遺製置窑于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窑澄泥為範極其精製油色瑩徹為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窑比舊窑大不侔矣餘如烏泥窑餘杭窑續窑皆非官窑比

若謂舊越窰不復見矣

墨

上古無墨竹挺點漆而書中古方以石磨并或云是延安石液至魏晉時始有墨丸乃漆烟松煤來和爲之所以晉人多用凹心硯者欲磨墨貯潘耳自後有螺子墨亦墨丸之遺製唐高麗歲貢松煙墨用多年老松煙和麋鹿膠造成至唐末墨工奚超與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南唐賜姓李氏廷珪父子之墨始集大成然亦尚用松煙廷珪初名廷邽故世有奚廷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庭珪字者爲也墨

亦不精宋熙豐間張遇供御墨用油煙入腦麝金箔謂之龍香劑元佑間潘谷墨見稱於時自後蜀中蒲大韶梁杲徐伯常及雪齋齊峯葉茂實翁彥卿等出世不之墨惟茂實得法清黑不凝滯彥卿莫能及中統至元以來各有所傳可以做古

唐

祖敏

奚鼎 易水

奚鼎 鼎之弟

奚起

鼎之子

陳朗 兗州

王君得

柴珣

並唐末五代

南唐

李超 鼎之子居歙州

李廷珪

李廷寬 李承宴之子

李文用 承宴之子

李惟慶

李仲宣 皆文用子

耿遂仁 歙州

耿文壽 皆遂仁子

耿德

盛匡道 宜州

盛通

盛舟

盛信

盛浩

宋

張遇 潘衡

蒲大韶 歙州書窓輕

葉世英 嘗造德壽宮墨

朱知常 歙曰朱知常香齊

梁杲

李世英 歙曰叢佳

胡友直

潘衡孫秉彝

葉邦憲 嘗造復古殿墨

雪齋 歙曰雪齋墨寶

徐知常

李世英男克恭

周朝式

劉文通

郭忠厚

鏡湖方氏

黃表之

齊峯

劉士先 嘗造緝熙殿墨

寓菴 得李潘心法

俞林

丘斂

謝東

徐禧

葉茂實 三衢

翁彥卿

元

潘雲谷 清江 一胡文忠 長沙 林松泉 錢唐

於材仲 宜興 杜清碧 武夷 衛學古 松江

黃脩之 天台 朱萬初 豫章 丘可 行金溪

丘世英 丘南傑 皆可行子

斲琴名手

隋

趙取利

唐

雷霄

雷盛

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 一作

宋

沈鐐

張鉞 皆江南人 金儒 大中進士

僧三慧大師

蔡睿

朱仁濟

衛中正 慶曆中

趙仁濟 興國中

馬希仁

馬希先 一作仙

金淵 紹興初

金公路 即金道

陳亨道 高宗朝

嚴樽

馬大夫

梅四官人

龔老 應奉

林杲 東卿

元

嚴古清

恭字子安樽之

施溪雲

施谷雲 一 施牧州

古琴名

冰清 春雷 玉振 黃鵠 秋嘯

鳴玉 瓊響 秋籟 懷古 南薰

大雅 松雪 浮磬 奔雷 存古

寒玉 百衲 響泉 冠古 韻磬

涉深 天球

混沌材 萬壑松 雪夜冰 玉澗鳴泉

石上清泉 秋塘寒玉

九霄環珮

戲語

至正丙中高郵兵累攻嘉興不克，或人撰戲語云：史帥一日下令行兵，叅謀掌史進言：「自告行師，必先祭旗。」史曰：「王元帥破松江時，曾祭否？」答曰：「不祭。」史曰：「王元帥不祭我也。」不祭，蓋祭濟字，音同。傳以為笑。又有一說：紅軍與苗軍戰，不勝。稟主帥曰：「彼中軍前有十丈大旗，旗上篆字太元統兵官五字。」帥曰：「我此間亦效之。」旗成，軍吏稟所寫何字。帥曰：「八分書寫趙主令。」既而寫趙字，未成，才寫得走字，傳報苗軍到，走走走，二

說皆可捧腹

日家安命法

日家者流以日月五星及計羅烝字四餘氣躔度過宮
 遲留伏逆推入之生年日月時可以知休咎定壽夭
 其書曰百中經經首有安命法曰周天宿度十二宮
 安命例凡十葉有術士以其例節為一葉簡明易見
 其法但看本生日太陽所躔何度便以本生時加在
 上向下逐宮虛數如下面已盡則又於此行自止而
 下見卯住即是此度安命真捷徑也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四	三	二	虛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女二
七	六	五	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斗	四
六	五	四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角	尾	三
五	四	三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星	氏	二
五	四	三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初	軫	十
五	四	三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一	張	五
四	三	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二	柳	四
三	二	一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六	三	井	九
二	一	初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七	四	畢	七
一	初	二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八	五	胃	四
五	四	三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九	六	奎	二
十	九	八	十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十	七	危	十三

卷二十九

第二十九卷

程演曰異聞集載古嶽瀆經禹治水至桐栢山獲淮
 渦水神名曰巫支祈善應對辨淮之淺深源之遠近
 而神曰庚辰昔鎖於龜山之足淮乃安流唐時有漁
 者釣得一古鎖牽出其末有如獼猴者蓋此物也國
 史補曰楚州漁人於淮中釣得古鐵鎖刺史李陽大
 集力引之鎖窺有青獼猴躍出水而逝山海經水
 獸好為雲雨禹鎖於軍山之下其名無又祈

寄衣

洞庭劉氏有夫葉正甫上客客都門因寄衣侑以詩云情
 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

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
 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先去亦作舊時

承應元壬辰暮冬吉旦
書目林
板刊

輟耕錄卷第二十九

輟耕錄卷第三十

印章制度

周禮璽節鄭氏註云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按許慎說文云印執政所持信也徐鍇曰从爪手以持信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惟其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獨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七雄之時臣下璽始稱曰印漢制諸侯王金璽璽之言信也古者印璽通名漢舊儀云諸侯王金璽璽篆作鈕又曰璽謂刻曰某王之璽刻侯黃金印龜鈕文曰某侯之章丞相太尉與三公前後左右將軍黃金

印龜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至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鼻鈕文曰印建武元年詔諸侯王金印綬綬公侯金印紫綬中二千石以上銀印青綬千石至四百石以下銅印黑綬及黃綬陳制金章或龜鈕狼鈕獸鈕豹鈕銀章或龜鈕熊鈕羆鈕羔鈕鹿鈕銀印或珪鈕兔鈕銅印率環鈕吾衍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後人不識古印妄意盤屈且以為法大可笑也多見古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乎隸書此即摹印篆也玉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回

層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魯公官誥尚書省印可考其說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文皆鑄蓋擇日封拜可緩者也軍中印文多鑿蓋急於行令不可緩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令故如此耳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故後宋印文皆大繆白文印皆用漢篆平正方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取巧寫過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處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別之字有有脚無脚故言及

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度也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堂白文玉印或可照例終是白文非古法不若只從宋文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恠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上字及漢器上并碑蓋印章等字最為第一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用雜篆及朱文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中處為相法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宜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出時四邊虛紙皆昂起未免邊

肥於字也非見印多不能曉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多有入依款識字式作印此大不可蓋漢時印法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學者慎此周禮雖有璽節及職金掌其媿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其實手執之印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印則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淳朴如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間訓曰魯君召字貢授以太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先辭耳道號唐人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用也三字屋扁唐印有法凡印文中有一二字忽有自然空缺不可映

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凡印牒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曠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凡各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或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在右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回文寫名印內不得著氏字表德可加氏字宜審之表字印只用二字此為正式近人或并姓氏於其上曰某氏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不論其原不為俗亂可也漢

人三字印非複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蓋字印不獨用印字以亂名漢張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二字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光此亦三字表德式諸印下有空處懸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也字多無空不必問此李陽冰曰摹印之法有四功侔造化冥受鬼神謂之神筆畫之外得微妙法謂之奇藝精于一規矩方圓謂之二絲簡相參布置不紊謂之巧趙彥衛云古印文作白文蓋用以印泥紫泥封詔是也今之朱印及倉敷印近之矣自有紙始用朱字間有

為白字者通典云北齊有木印長一尺廣二寸五分
 背上為鼻鈕長九寸厚一寸廣七分腹下隱起篆文
 曰督攝萬幾惟以印籍縫今齟合縫條印蓋原於此
 秦有八體書三曰刻符即古所謂繆篆五曰摹印蕭
 子良以刻符摹印合為一體徐錯謂符者竹而中刻
 之字形半分理應別為一體摹印屈曲填密則秦璽
 文也子良誤合之宣和譜四卷楊克一圖書譜一卷
 又各集古印格王厚之復齋印譜顏叔夏古印譜二卷姜夔
 集古印譜一卷吾衍古印文二卷趙孟頫印史二卷

銀工

浙西銀工之精於手藝表表有聲者屈指不多數也朱

碧山

嘉興魏塘

謝君餘

江平

謝君和

上同

唐俊卿

江松

祖孝子

祖孝子浩然字養吾建寧浦城人世儒家至元中盜黃
 華起政和朝廷命將帥師往討未至盜已就縛圍軍
 經浦城焚其廬舍孝子母全氏遭掠而北是時孝子
 年六歲母子相失獨與父居不聞問者二十又八年
 至大三年福建閩府檄為三山書院山長將之任或
 告之曰而母在河南而不能名其處孝子欣然棄職
 辭父為河南行既渡江抵河南每舍逆旅行道途聞

聞操南音者必就與語庶幾有所遇也當時從軍之人猶有存者或曰此有趙副使故為軍校歸自軍中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定在驚喜遂回汝州抵鷓鴣路山不遇行八百里至牛蹄白右不遇又行七百餘里至棗陽崔橋又不遇然自離汝州行路既遠知母所鄉停車道傍投宿旅舍舉其狀以問人頗有相酬答可物色或指唐州以告曰彼有別蓋山可尋討也孝子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既寤言猶在耳益喜怵自崔橋三百餘里至別蓋

訪其母在焉既見相與抱持涕泣七月之望也神人之言於是有徵矣留別蓋半月舟具奉母南歸當時聞其事者自朝廷達官以至湖海各勝莫不歌詩以美之多至數十百篇往往舉宋壽昌事以為比會稽韓莊節先生性作孝子傳行于世

白月園文

周易癡處館講授賓主不合遂作白月園文飄然而去其文曰聽之不聞視之不見子以我為隱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吾亦從此逝矣未得青雲路且坐白月園飯疏食樂亦在中素貧賤不願乎外茲承賢主人

不取通士乃求拘儒匪我求童蒙取其交以道餽以
禮擇師教子弟蓋亦據於德依於仁園土而居重門
以待當爾耳不聽淫目不視惡將以塞其光閉其聰
然而口不絕吟手不停披安能存其心養其性黃芽
若就白髮已空常念流地上之白水真人且作鎖洞
門之清溪道士子其子親其親固宜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爾為爾我為我安肯哀矜而辟焉教情而
辟焉不越文字之間自行束修以上受風魔貶為自
在囚口出雌黃用狙翁朝四暮三之術自生虛白披
羲皇天一地二之圖有朋自遠方來與進也與退也

使君從此中入或止之或尼之俾我行其庭不見其
人而子過我門不入我室望而未見招之不來所不
與同心指蒼天而為證亦欲從遊耳曰黃昏以為期
不以我為貧知有時為養所願諸生人十已午以二
識百師也過商也不及尚得夫子之中庸參也魯回
也如愚竟傳聖人之道統而某詩書無墨筆墨有靈
蟬蛻汗濁之中鳳翔塵埃之表排雲叫閭闔吐三千
丈豪氣之沈埋乘風歸蓬萊訴百萬億顛厓之辛苦
藩籬既剖門闢洞開縱意所知從吾所好口說五千
言乘車出函谷願與關門令尹游乎腰纏十萬貫騎

鶴上揚州皆曰閉戶先生來也

金靈馬

凡官車晏駕棺用香楠木中分為二刻肖人形其廣狹長短僅足容身而已殮用貂皮裸皮帽其鞞繫腰盒鉢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壺瓶二盞一碟碟匙筋各一殮訖用黃金為箍四條以束之輿車用白氈青緣納失失為簾覆棺亦以納失失為之前行用蒙古巫媪一人衣新衣騎馬牽馬一疋以黃金飾鞍轡籠以納失失謂之金靈馬

髹器

黑光

凡造碗碟盤盂之屬其胎骨則梓人以脆松劈成薄片於旋床上膠粘而成名曰捲素髹工買來刀剗膠縫乾淨平正夏月無膠沈之患却煬牛皮膠和生漆微嵌縫中名曰稍當去聲然後膠漆布之方加麤灰灰乃磚瓦搗屑篩過分麤中細是也膠漆調和令稀稠得所如髹土自家造賣低友之物不用膠漆止用猪血厚糊之類而以麻筋代布所以易壞也麤灰過停令日久堅實砂皮擦磨却加中灰再加細灰並如前又停日久磚石車磨去灰漿潔淨一二日候乾燥方漆之謂之糙漆再停數月車磨糙漆絹帛挑上聲

去漿跡，纔用黑光。黑光者，用漆斤兩若干，煎成膏，再
用漆如上，一半加雞子清打勻，入在內，日中曬乾。
五度如栗殼色，入前項所煎漆中，和勻，試簡看緊慢。
若緊，再曬。若慢，加生漆多，入觸藥。觸藥，即鐵漿沫。用
隔年米醋煎此物，乾為末，入漆中，名曰黑光。用刷蘸
漆漆器物，上不要見刷痕。停三五日，待漆內外俱乾，
置陰處，眼之。然後用揩光石磨去漆中類雷聲。揩光
石，雞肝石也。出杭州，上柏三橋埠牛頭嶺，再用箭粉。
次用布帛，次用粟油，傳却用出光粉，揩方明亮。
朱紅 修治布灰，一如前，不用糙漆，却用暹朱、桐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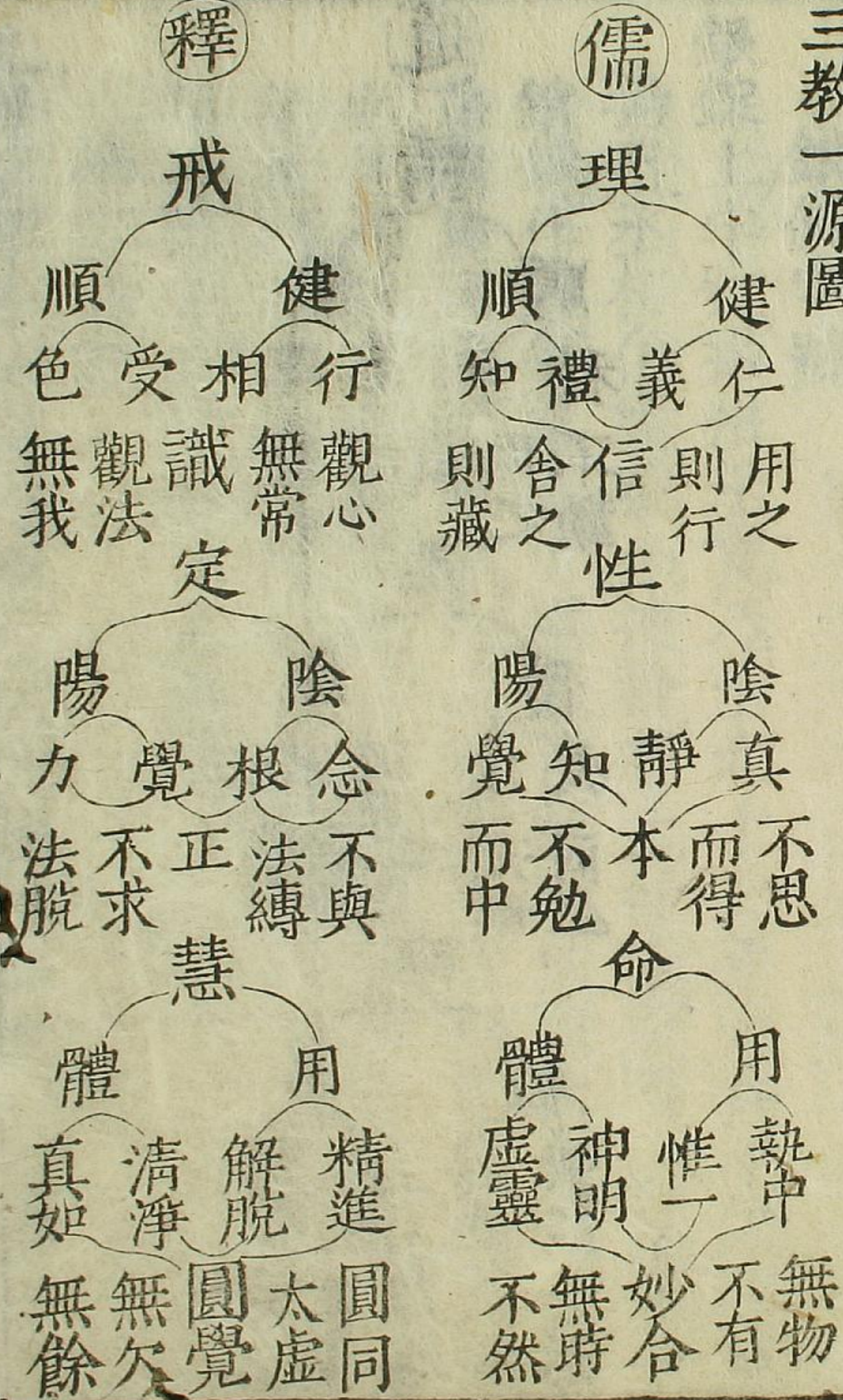
色。然後用銀朱以漆煎成膏，子調朱如朱一兩，則膏
子亦一兩，生漆少許，看四時天氣，試簡加減。冬多加
生漆，顏色闇，春秋色居中，夏四五月，秋七月，此三月
顏色正且紅亮。
鰻水 好桐油煎沸，以水試之，看躁也。方入黃丹膩粉，
無名異煎，一滾以水試，如蜜之狀，令冷。油水各等分，
杖棒攪勻，却取磚灰一分，石灰一分，細麩一分，和勻。
以前項油水攪和，調黏灰器物上，再加細灰，然後用
漆，並如黑光法，或用油亦可。

只孫宴服

只孫宴服者貴臣見饗於天子則服之今所賜絳衣是也貫太珠以飾其肩背間膺首服亦如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三教一源圖



殺井錄

第三十卷

道

精

順	亨	元	乾
利	用之	若存	綿綿
不勤		貞	炁

陽	陰
火	水
木	金
天地	真真
神	杳杳

體	用
無為之門	無情衆妙
	無名自然
	無形玄之
	又玄

銀錠字號

銀錠上字號揚州元寶乃至元十三年太兵平宋回至揚州丞相伯顏號令搜檢將士行李所得撒花銀子銷鑄作錠每重五十兩歸朝獻納世祖大會皇子王孫駙馬國戚從而頒賜或用貨賣所以民間有此錠也後朝廷亦自鑄至元十四年者重四十九兩十五年重四十八兩遼陽元寶乃至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年征遼東所得銀子而鑄者

學宮講說

凡學宮朔望講說乃禮之常所屬止司官或省憲官至

自教授學官暨學官齋諭等皆講說一書然儒生未
達時宜往往迂意多矣泰定甲子開吳淞江省臺憲
僚咸集時治書劉公灤源北方學者首謁先聖先師
其年值閏詹省嚴講書堯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大拂其意以爲學校講說雖賤夫
皂隸執鞭墜銜之人皆令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
肖巖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己卯冬分憲老老公榆踏
災傷以復熟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稔歛一章
公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銳意浚河以興利
除害爲己任時憲僉某謁學官王玉巖講禹別九州

隨山濬川結意皆歸美於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
歲張士誠據有姑蘇日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
泰卦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累及
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先生伯全父作訓導時行刑
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講畢稱賞不已前數
君子亦可爲後人戒也

松江之變

王與敬字可權淮西安豐人由浙省典史克宣使後於
董搏霄部下立功擢松江府判未任轉省都鎮撫陞
元帥至正丙申二月朔僞誠王張瑄誠紅軍破平江

時與敬兵敗徑趨嘉興又與苗軍參政楊完者不協乃投松江名曰守禦實欲戀倡婦董賽兒故也達魯花赤八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皆無制變之術激成其禍蓋其至也不郊迎之已自不悅越二日浙省命元帥帖古列思等提兵而來鎮守城池二帥抗衡不相上下帖點兩倉脚夫散口糧給器械發號施令蓋意在逐與敬行十八日帖宴軍民官無一人至者至夜與敬下萬戶戴列孫等率引軍卒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房悉化焦土檢刮金銀財物塞滿舟船自與敬以下人口輜重皆出西門二

十四日完者下元帥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而去投降降士誠子女玉帛悉爲苗軍所有民亦持挺相逐列孫孔鎮撫等死者過半苗軍恣肆檢刮截入耳鼻城中女婦多爲淫汙房舍間有存者皆爲焚燬靡有孑遺居民兩遭鋒鏑死者填街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初十日士誠下元帥史文炳一部兵馬自湖泖入古浦塘舳舻相銜旗幟蔽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卓哉斯言也初王與敬之戾止苟得一守土官能以智慮處之則不致若是况松江尚後

靡冒淫風者久矣余嘗扼腕而歎必有後白之患終
為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與敬負逆賊之名
遺臭萬年戴氏逞匹夫之勇卒喪其生皆自取之也
悲失

果典坐

嘉興天寧寺有老僧曰果典坐平生不蓄積得錢輒買
酒飲長老念空海每歲遺衣段至正癸巳正月一日
無疾而卒年一百二歲

詩識

潮逢谷水難與浪月到雲間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語谷

水雲間皆松江別名也近代來作官者始則赫然有
聲終則闖茸貪濫始終廉潔者鮮兩句竟成詩識

書畫樓

松江自來無大火災至正丙戌閏十月廿九日夜普照
寺西業製帽民姚不謹于火延燎三千餘家重門邃
館靈宮梵宇悉為煨燼而夏愛間氏收藏古法書各
畫樓巋然獨存豈有神物護之也耶抑亦數耶

物必遇主

松江普照寺門首刀鐻胡忽見街上有小片荷葉舒卷
不巳一人拾置懷中去胡叩之曰汝得何物但欲見

乏以决所疑及出示乃至元鈔三十文又同郡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人捉藏諸袖生頗訝問其所以則至元鈔貳拾文右二事絕相類呼三十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至今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孳孳以利為念者於此寧不可鑒哉

鎔金銀法

嘉興斜塘楊匯鬆工鎔去聲金鎔銀法凡器用什物先用黑漆為地以針刻畫或山水樹石或花竹翎毛或亭臺屋宇或人物故事一一完整然後用新羅漆若鎔金則調雌黃若鎔銀則調韶粉日曬後角挑挑嵌所

刻縫罅以金薄或銀薄依銀匠所用紙糊籠罩置金銀薄在內遂旋細切取鋪已施漆上新綿楷拭牢實但著漆者自然黏住其餘金銀都在綿上於熨斗中燒灰甘鍋內鎔銀渾不走失

磨堯堅箴

磨堯韃已見第九卷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座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金華宋濂為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高不知極深不知測磨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鍾鼓

之聲因叩而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衆聽磨堯堅
惟口之則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
言

三笑圖

楊鐵崖云坡翁跋石恪所書以為三人皆大笑至衣服
冠履皆有笑態其後之童亦罔知而大笑永叔書
室圖三笑于壁想見石恪所作與此無異然坡翁所
跋三笑不言為誰山谷特實以遠公陶陸事陳賢良
舜俞廬山記亦謂舉世信之有趙彥通者作廬岳獨
笑一篇謂遠公不與脩靜同時樓攻媿亦言脩靜元

嘉末始來廬山時遠公亡已三十餘年淵明亡亦二
十餘年其不同時信哉後世傳訛徃徃如此使坡翁
見之亦當絕倒也

官制字訛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
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
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
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
在寅射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遺吏四人在殿
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

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晉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名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傅少傅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便非晒之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今姑舉其顯者

巾幘考

巾幘釋名巾謹也當自謹於四教儀禮二十成人士冠

如庶人巾說文髮有巾曰幘幘即巾也又方言覆髻

謂之幘漢書卑賤執事不冠者所服或謂之承露按

儀禮士冠庶人巾則古者士以上有冠無巾幘惟庶

人戴之秦謂民為黔首漢為僕隸為蒼頭漢書謂卑

賤者所服此其證也後世上下通用之謂之燕巾蔡

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入見故加巾幘以

包之也然則巾自巾幘自幘不獨卑賤者所服雖尊

者亦服之矣至王莽冠內加巾故詩人云王莽禿幘

施屋又光武岸幘見馬援又按魏志注太祖以天下

凶荒資財乏匱擬皮弁裁縑帛為帔或作幅合乎簡
 易隨時之議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韻
 書弁缺四隅謂之帔前時軍人弓手所戴小白帽是也 一曰按頭使
 下故曰帔增韻埤蒼皆曰帽也晉輿服志哀帝立秋
 御讀令改用素白帔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
 巾為雅魏武始制帔成帝制使尚書入坐丞郎門下
 二省侍官乘車白帔低障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
 烏紗帔往往七人宴居皆著帔矣帔雖冠弁遺制去
 舌益遠用巾幘為近之一說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帔
 後稍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探羅之施巾連題却

覆之即喪幘也名之曰幘至孝文帝乃高顏題續之
 以耳崇其中為屋合後施巾上下文者長耳武者短
 耳古者冠制皆硬殼自額上至於頂如今禮冠者然
 後世乃作小冠厪以束髮冠下施幘冠幘之上又總
 施巾皆效漢元帝所服之制也夫歷代損益隨其所
 宜苟不害於義從俗可也孔子居宋衣縫掖居魯冠
 章甫亦從俗也

屨舄履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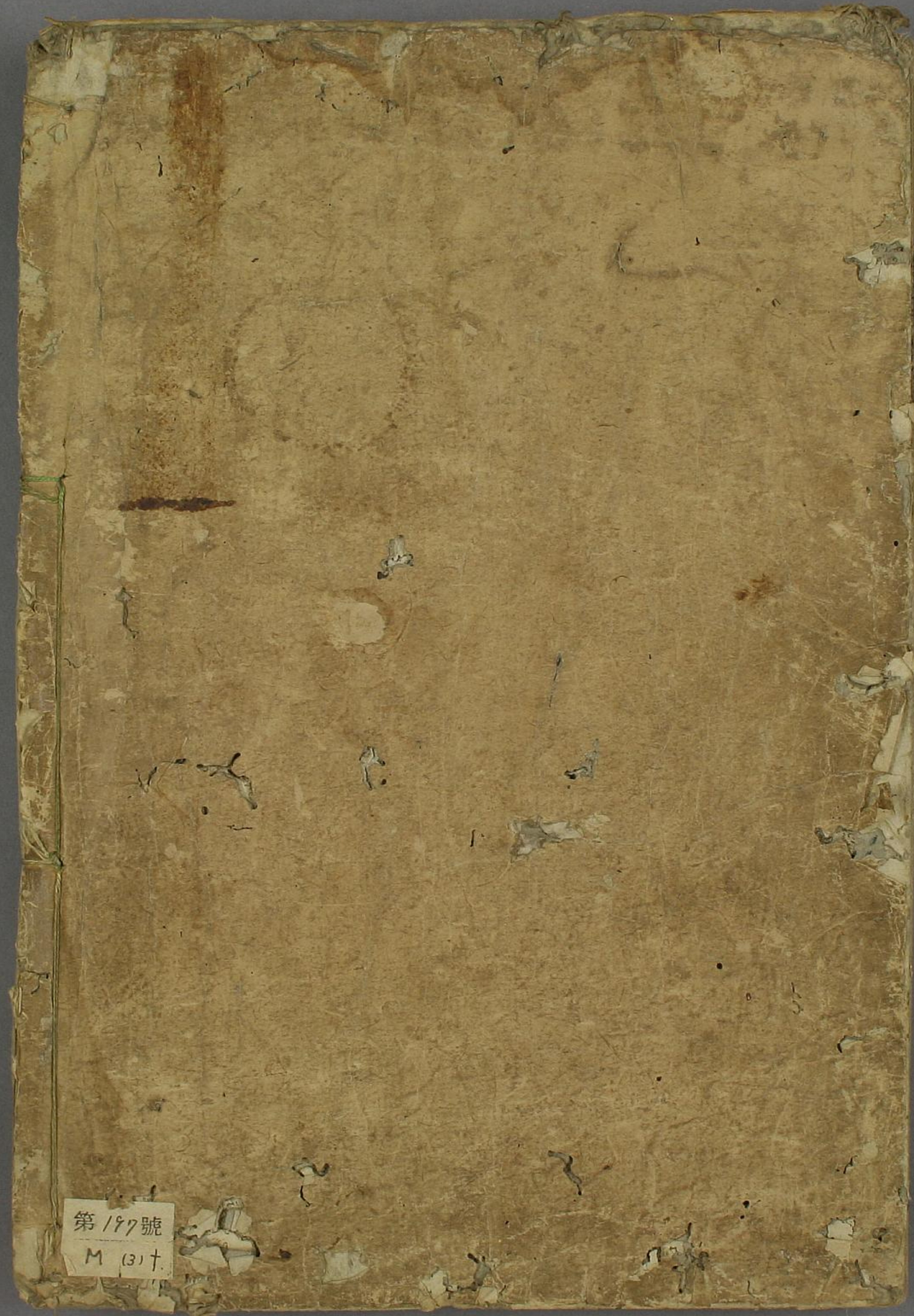
屨為屨屨人註禪下曰屨復下曰舄說文無舄字舄本
字也陸佃云舄通為舄復之舄古人居欲如燕行不
欲如鵠故借為舄字所以為行戒也然借鵠為舄作

思積及者蓋鳥履也古今注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
 泥濕故曰鳥以是知鳥履之下必再用木矣
 士喪禮夏葛屨冬皮屨屨人註又謂凡屨青絢劬總
 億純准素幘白屨緇絢總純爵弁纁屨黑絢總純是
 也絢說文纏繩絢也玉藻注履頭飾也韻會狀如刀
言拘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暇顧視曰總屨人注
用緇一寸屈為之頭著履頭以受穿貫曰總屨人注
 縫中紉也條也純屨人注緣也言總必有絢總純矣
 凡絢總純皆一色又按屨人注鳥有三等赤鳥白鳥
 黑鳥也赤鳥為上冕服之鳥詩曰王錫韓侯玄衮赤
 鳥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玄鳥青鳥王后祭服之鳥
 也凡屨之飾如繡次也黃屨白飾白屨黑飾黑屨青

飾天子諸侯吉事皆寫其餘服冕著鳥耳士爵弁纁
 屨黑絢總純尊祭服之屨飾從纁也至若屨者說文
 足所依也從戶從支從舟象屨形毛氏曰舟能載物
 屨能載人又草曰屨芳末反麻曰屨凡布皆可謂之麻皮曰屨
 按屨無別制說文屨屨也從屨省婁聲又鞮也徐曰
 鞮革屨也鳥韻會屨也古今注以木置屨下乾腊不
 畏泥濕故曰鳥以是知屨為屨之異名也但有禪下
 復下用木之異耳古人為屨屨至階必脫唯著鞮而
 入禮戶外有二屨是脫屨而入者也漢賜劬履上殿
 是不賜則不敢著履上殿明矣諫不行則納履而去

納結也言納履則在外明矣是脫履而入者也王喬
入朝雙鳥化鳧先至是脫寫而入者也古者堂上皆
有席所以著鞮爲宜況鞮又從韋乎又按鄉飲酒云
說履揖讓如初升堂疏云凡堂上揖行禮不脫履坐
則脫履理固然也由是觀之凡宗廟堂室之間行禮
亦必不脫履矣夫降而脫履然後升坐禮也其後賓
與主人酬酢之時皆在兩階之間又須降而著履復
升于階酬酢之禮畢又降而脫履復升于坐也古人
禮繁如此今何略也

輟耕錄卷第三十



第 197 號
M (3) 十